

“晴苋菜，雨黄瓜。”说的是苋菜、黄瓜这两种植物，一个喜晴，一个喜雨。苋菜是长沙人最爱的主打蔬菜之一，今年的长沙，从开春到现在，似乎天天都在下雨，“湿哒哒”的，对苋菜的生长极不友好。

然而，我家的苋菜，与芥菜同期生长，从不惧雨水，健旺得很。菜地里、花池边，甚至花盆里、砖缝中，只要有土的地方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有时也孑然而立，随处可见，长得可不是一般的好。现在，芥菜已老得无影无踪了，而我的苋菜依旧嫩生生、翠绿绿，我已经用它们炒着、煮着、焖着，变着花样吃了无数次了，也送了一些亲朋好友，那种鲜嫩的口感，给肉都不换。

我家的苋菜不是我有意的，不知道是飞鸟衔来的，还是我买其它植物时蒙混过来的，说它是大自然对我的馈赠更为贴切。我清楚地记得多年前的某一天，跟几个喜欢折腾植物的朋友闲聊，他们说百香果好种，又好吃，又肯结。我从没种过百香果，也没有吃过，但我天性就是愿意尝试的好奇宝宝，于是在网上买了一棵小苗，特意选了一个大大的陶瓷花盆，施足了底肥，细心地浇水，殷勤切切。结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个多月后，百香果苗就一命呜呼了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花盆里长了一棵苋菜，生机勃勃，与我们种的苋菜不同，它是绿油油的，叶子像蒲扇的形状，脉络分明。花盆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让它自由地生长吧，给其他植物浇水的时候，也施舍它一些。

或许是花盆里底肥足，这棵苋菜像着了魔疯长。一个多月后，地里的苋菜老成了外婆，结出了一串串的籽，而它居然长到了一米多高，像一棵小树，茎秆很是强壮，有我半个手臂粗，叶子比我的手掌还大，所有的腋芽处都有小分枝，却仍是翠绿嫩生生的，迎风弄姿，似乎在睥睨一切。

这让我对它越来越感兴趣，总想尝尝它的滋味，于是在“六月苋菜当线鸡”的某一天，我用力一折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它拦腰而断，断面处汁水都冒了出来。我用这半棵苋菜做了两个分量超大的长沙大菜，一个是大蒜辣椒豆豉炒苋菜梗，另一个是皮蛋煮苋菜叶，一家三口饱食一顿，味道比苋菜好多了，一点也不涩。

也许是掐去了尖，留下来的半棵苋菜噌噌地长出了新枝，像英勇无畏的斗士对我说：你越折我越长，能拿我怎么样！我一边为它的生命韧性所折服，一边在估计着够吃一顿时，毫不留情地把它送进我们的肚子里。

就这样，我折它长，主茎秆不断地增粗，新芽不断地分蘖，实在是不能再长新枝了，它才慢慢地老去，结出一穗一穗的籽，有点像高粱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得留些种。结果人算不如天算，应该收种的那段时间，我竟忘记了，等我再次见它，半截主茎秆还朝天杵着，结了籽的小茎秆干瘪瘪的，哪里还有种子的影子？说不失意，似乎过不去。

谁知，今年春天，杂草丛中却已赫然长出了一些苋菜。这显然是去年掉落的种子自己长出来的，我惊喜万分。或许人生总是这样，开心的时候，可能后面就会跟着不舒服在不远处等着，而在失落或者不经意的时候，往往也有一些惊喜在等着你。

我赶紧给除草、施肥，苋菜一天一个样，陆续又有一些从土里冒出来，很快便占领了一整块菜地，大有占地为王的气势。它长势快，周边的杂草都长不过它，居然不用怎么除草了。果然，天地萌生万物，总是赋予一种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，和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。毫无悬念地，今年我家餐桌的主打小菜又是苋菜了。

苋菜太多，实在是吃不完，花坛里的几棵便恣意地生长，居然长到了两米多高，就像一排小树一样，摇曳生姿。我想，要不了多久，这些苋菜籽就会自由落体，任凭风吹到可以生存的土壤。到了明年春天，满院苋菜就会摇曳生姿……

每天都有火车路过蒋家垅，它们总是如约而至，呼呼而来，又疾疾而去。

蒋家垅的风是带有火车味的。

风从浏阳河吹来，每隔一阵就被过往的火车挟持，把两边树木的枝叶搅动得四下乱晃，在路边看火车的孩子，随着火车与铁轨摩擦的声响发出一阵欢呼。

在长沙，蒋家垅是个很奇特的地方。它被一条浏阳河、一座立交桥和两条贯穿南北的京广铁路夹在中间，形成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狭长独立小区，东西之间最宽处还不到300米，由于铁路封闭，没有道路可以进入。一座跨越铁路的人行天桥是蒋家垅与毗邻的伍家岭社区的唯一通道。每隔大约一刻钟就会有一列火车从天桥上轰然开过。

蒋家垅更像一个孤岛，好像出了小区就是长沙，回到小区就是蒋家垅似的，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有点像视频频道转换。与外面的繁华与匆忙相比，这里的时间明显比外面的时间要慢，如同一只孤独的麻雀在某个角落觅食，安静、从容，倒也不急着寻找自己的同伴。

蒋家垅是典型的微缩版的城市社区，从幼儿园到超市一应俱全，只是体量都小一号，修锁匠、回收废品的老头、剃头匠、摆臭豆腐摊老太太……一派市井气息，满是岁月沉淀。在旧物的存在中，老长沙人的生活韵味在这里依稀可寻。

蒋家垅的马路边生长着一些高大、树身斑驳的悬铃木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国梧桐。

这种树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流行的景观树，以这种树为邻的地方一定生长过繁华。除了悬铃木外，构树是这里常见的一种绿植，路边、墙角、铁路两侧，长着高高低低几代构树。虽然这种树是现代城市绿化的弃儿，可这树的来头可不小，它是《山海经》中那棵具有神奇魔力的“迷穀”之树，它“其华四照”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，算得上是名门之树了，连《诗经》中也有构树的影子：《小雅·鹤鸣》云：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穀”。构树的这种特质使其成了典型的“废墟之树”，朝代更迭、兴衰轮回，构树都是落寞的主角。《牡丹亭》中有一句唱词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或许并不准确。当繁华过尽，废墟满目，最先在衰败里顽强复苏的其实就是构树。

大量构树的存在，证实了蒋家垅现代都市的孤岛地位。百余年来，蒋家垅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，很多年前，它只是长沙远郊外的一个小村。“垅”通常指的是一种地形，这种地形特征是两边是山，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沟谷。在长沙以“垅”命名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比如：左家垅、上大垅、六沟垅、彭家垅、三里垅等等。到清末民初时，蒋家垅一带已经是长沙近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了，后来又成了繁华的商业区，再后来，它就成了一棵结满故事的悬铃木。谁都有谢幕的时候，是否还有下一场演出，在什么时

## 蒋家垅看火车的少年

周万水

候，谁知道呢？

蒋家垅到处是路，能走通的却很少。外人进入蒋家垅如入迷宫，常常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倒是不断经过的火车可以提供比较清晰的方位。在蒋家垅，火车不是过客，而是常住民，除了来去的动静大点，火车的过往，跟小区里飞进或飞走的一只小鸟没有什么区别。从哪来，要去哪里都不重要，就像太阳从东边的楼群升起，又从西边的楼群里落下，左邻右舍的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
经过蒋家垅的火车照旧有客运和货运两类，由于高铁南站的修建，长沙老火车站跨省客运火车比以前减少了很多，而且大多是被俗称为绿皮车的K字头和T字头的客运车。这些火车辨识度很高，居住在蒋家垅的人，用耳朵也能分辨得出来。货运火车载重量大，听上去声音沉闷，客运火车听上去则显得比较松垮。蒋家垅地势高于四周，地形被波隆立交桥和周边的街道、铁路、天桥、桥洞弄得有些复杂，行走时，火车一会儿在你头顶上隆隆而来，一会儿又从你脚下呼啸而去。

我对绿皮火车有种天然的亲近感，绿皮车装载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，还有我们回不去的过去。如今，坐高铁、乘飞机的日子多了，出行也更舒适了，反而更怀念那些坐绿皮车的光阴。如果时间合适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，我更愿坐绿皮车出行。一杯茶，一本书，透过车窗，看着外面一晃而过的山脉、荒漠、树木、房屋、人家。如一部电影的回放，既在眼前，也在旧时，微微的颠簸中有一种难得的单纯和安静。浮生并不漫长，过于追求速度，不经意间，或许，你会错过一些原本属于此生的过程。

还是在读书的时候，有过一次特别行程。因为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，身心疲惫的我挤上一辆拥挤的绿皮车，堆挤在车厢里的除了人还有弥漫的焦躁和不安，连座位下面和行李架上都躺的是人。绿皮车走走停停，完全不顾及那些充斥的情绪。晚上，因前方出现状况，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。我走出沉闷的车厢，在站台生硬的水泥地上铺上两张旧报纸，把书包当枕头，转眼间沉沉睡去。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，睁开眼睛，看见阳光洒满站台，也落在我蓬乱的头上，那辆绿皮车还静静地停在站台上。

我很怀念那个晚上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很少像那样好的睡眠，那辆火车时常在我梦境里呼啸。它在苍白的月下飞奔，像一只夜鸟掠过大地，穿过一个隧道，车窗外的黑暗中，灯光一闪而过，如萤火扑面，醒来时眼底残留的印象居然是蒋家垅一家时装店，那店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叫：一只孤独的猫。蒋家垅里有很多流浪的花狸猫，火车来了，它们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，一如既往地淡定和高冷，而我却做不到。

我们固有的习惯总是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变化。就这样，坐绿皮火车的日子越来越少了，与坐绿皮火车有关的事物也越来越远了，但火车却从未远离我们而去。每到夜晚，在蒋家垅附近一片楼丛里，能听到火车从城市边缘走过，由远而近的汽笛声、轰隆声，让一个个寂静夜晚变得格外温暖。

一位诗人说：“火车，是青春的行刑队”。初读时没感觉，后来懂了。看火车的少年终会老去，飞奔而去的看似是蒋家垅的火车，其实是我们永不回头的青春。

这不是矫情，是事实。

## 梵高之画素描

田瑛

### 麦田里的乌鸦

我看见文森特站在麦田的中分线上，握紧拳头。

一条路，蜿蜒在绿色与绿色之间。我看见他生命的河流涌动，每股回旋之力，仿若急促的呼吸。

我看见他闪电的情绪，刻进生活的罗盘：旋转出的希望与迷惘，果实与芬芳，黑色的乌鸦……

哦，乌鸦。它们用力打开黑色的翅膀，仿若他抗争的黑色包围圈。我看到他的搏击，用力推开生命的暗影。

我看见，天边亮出的蓝，像金色的麦浪扑向他……

哦，一个动荡的世界。无数不明身份的人，正在朝阳光奔跑。

他们都是最后的麦穗？我闭起眼睛，顺着画面的意识流，一面奔赴死亡，一面奔赴希望。



被风吹歪的树

一棵树努力支撑着，倾斜的姿势，像一头老黄牛斜着肩膀拉犁的样子，它的背后，是父亲身体支撑的犁耙。

风还在继续刮。我的眼里，树是歪的么？

不，它正在风中，与时空对抗，与自然灾害对抗，像一个咬牙的人，在努力坚守自己的阵地；像一个拔河的汉子，在坚守一根红线。

这棵吹歪的树，仿佛一双手，伸向天空，用力平衡即将倒下的身体。我审视它。

风还在刮，像从另一个方向刮过来，仿佛一种扶正的力。我被震撼，仿佛被一双温柔的目光抚慰。

这棵歪着的树，在我的眼里，像飞翔，更像一颗星星，侧着身子从天空掠过，呐喊。

像一个希望，呼之欲出。



这是一台陪伴了我37年的彩电。

我所在的小区这几天加装电梯，客厅外面的空调主机影响了施工，需要移开，想到这台柜式空调用了20年，也该换一换了，于是干脆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了收购废品的师傅。同时，考虑到那台台式电视机在家里闲置了多年，既占空间又要打理，何不一并处理？于是和老婆商量，以20元的价格卖给了收废品师傅。

然而对我而言，如果说处理空调还算干脆的话，处理电视机却是有些犹豫，这台电视机跟着我们太久了，给我们几十年的生活带来过太多的快乐，还见证了我们一起三口人的多少喜怒哀乐，这样一位老朋友，怎么一下子就把它打发走了呢？

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岳父岳母支持下，买回了一台大彩电。电视机到家后，我们把它当做宝贝，小心呵护，爱人做了一个布罩，不用的时候用布罩遮住，像穿上了件漂亮的衣服，防止它积累灰尘。从沅江到长沙，从洞庭湖畔到湘江之滨，这台电视机跟着我们住过四处房子，一直陪伴着我们，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。通过它，我们知晓天下大事，感受时代风云；通过它，我们观看各种晚会，享受娱乐节目；通过它，我们欣赏

体育赛事，感受运动的精彩；通过它，我们收看深度访谈，迸发思想火花；通过它，我们参与电视讲座，学习各种知识。几十年来，我们家的电器换了一批又一批，没有哪一家家用电器陪伴我们如此之久，没有哪一家家用电器给我们的奉献如此之多，对我们来说，它已经不是普通的家电，而是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感情，成为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。

这台旧电视机“退休”以后，被放置在主卧室的茶几上，默默无闻地陪伴着我们。有人说，人上了年纪怀旧是很正常的，但要防止过分怀旧，过分怀旧的人，总是活在过去的记忆里而不向前看，对时代的变化和身边的美好视而不见，这种人的心态就真的老了。一次我看到某个电视节目，讲述一位老太太把过去用过的老家具、老物件满满地堆在家里，成天陷入回忆之中，连正常的生活都受到影响，与子女的关系也闹得很僵。有时我也会想，按照一般人的做法，新的家电产品到家后，旧的产品都会被及时处理掉。而我的这台旧电视机淘汰了多年，还放在家里舍不得扔掉，是不是对它过分溺爱，是不是有些不合常理？

一天，我忽然觉得旧电视机占了家里的空间，萌发了处理掉它的意愿。可真正实施起来又谈何容易？很多时候，我处于纠结之中，脑海里有两个“我”在争论不休。一个“我”说：扔了吧，这东西还有啥用，又占地方，又难打理，早就应该扔掉了，你这个人太固执、太迂腐、太一根筋了；另一个“我”说：人家跟你快四十年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对它感情吗，怎么说扔就扔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你会后悔的！唉，有什么办法，一件东西陪伴我越久，就越舍不得扔掉它……

转机就发生在这次装电梯带来的换空调，旧空调处理了，旧电视机要不要处理？纵使再不舍，也应舍弃，人不能总怀念过去，而应该活在当下，感受当下的生活气息，享受当下的一分一秒，然后优雅地变老，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态度呀。于是，那天收购废品的师傅来我家搬走旧空调的时候，也让他们搬走了那台旧电视机。师傅们一边搬一边感叹，说他们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老旧的电视机了……

后来，我向收废品的师傅那台旧电视机的去向，师傅告诉我们卖给了废品收购公司，然后公司会组织人员拆卸，里面有用的东西像铜呀、铁呀什么的，还会循环利用的。

哦，它还会在这个世界上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存在，继续发挥它的作用，真好。



## 摇曳生姿的苋菜

周湘波



吴志立 插图

### 不老的童谣

胡志

我不是高山，是矮矮的丘冈  
女儿在上面走，我看到成长的风景  
我不是海，是浅浅的清泉  
女儿渴了，能取一瓢饮  
我不是背影，是顽皮的表情包  
在女儿蹙眉的脸上秒变欢喜  
太阳走，月亮走  
星星出手牵手  
枝丫上的童谣从未变老



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穀”。构树的这种特质使其成了典型的“废墟之树”，朝代更迭、兴衰轮回，构树都是落寞的主角。《牡丹亭》中有一句唱词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或许并不准确。当繁华过尽，废墟满目，最先在衰败里顽强复苏的其实就是构树。

大量构树的存在，证实了蒋家垅现代都市的孤岛地位。百余年来，蒋家垅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，很多年前，它只是长沙远郊外的一个小村。“垅”通常指的是一种地形，这种地形特征是两边是山，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沟谷。在长沙以“垅”命名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比如：左家垅、上大垅、六沟垅、彭家垅、三里垅等等。到清末民初时，蒋家垅一带已经是长沙近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了，后来又成了繁华的商业区，再后来，它就成了一棵结满故事的悬铃木。谁都有谢幕的时候，是否还有下一场演出，在什么时

# 争当诚信经营户

# 齐做文明消费者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 
长沙市文明办 宣

设计 星辰在线(长沙文明网)